



自由主義分子是 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

上海人民出版社

自由主義分子是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

*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 1219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字數 19,000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 40,001—180,000

定價 九 分

編者的話

從這次“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學習中，我們可以看出，自由主義分子是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它對黨的團結和革命事業的危害是十分嚴重的。

爲了幫助大家深入地學好“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進一步認識自由主義的危害性，並堅決克服自由主義，我們特地選擇了曾在報刊上發表過的四篇有關自由主義的論文和兩篇通訊報道，彙集成這本小冊子，以供參考。

一九五五年八月

目 錄

“自由主義”和“反革命”.....	李 蕤(1)
堅決克服自由主義傾向.....	許邦儀(6)
自由主義分子是誰的好朋友.....	王繹亭(10)
自由主義分子是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	秦 川(18)
蘇州一“同志”是怎樣被胡風反革命集團 .	
拖下水的.....	孫 東(23)
麻痺和自由主義幫助了反革命分子.....	王仲方(27)

“自由主義”和“反革命”

李 蕊

“自由主義”和“反革命”，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不能相提並論、更不能聯系在一起的。大家總覺得“自由主義”雖然也不是好東西，但和“反革命”的距離，還相差十萬八千里。如果有誰對有濃厚的自由主義的人說：“你這樣發展下去會走到反革命的路上去。”對方一定會勃然大怒，不惜和這樣批評他的人拚命的。

但是，事實總是殘酷無情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却用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了，“自由主義”和“反革命”不是相距十萬八千里，而是近在咫尺，比鄰而居。自由主義者，好像立在萬丈懸崖上的醉漢一樣，隨時都有跌入反革命深潭中的危險。

不信，就看看胡風給張中曉的信，那是多麼令人心悸！“此人對現狀不滿，可通過他漏一點東西出去的。”他們所說的“漏一點東西”，自然就是指向革命事業“拋出”的“集束手榴彈”。“不滿現狀”的“此人”從對現狀不滿這一點開始，和他們緊緊地握了手，替他們轉運軍火，最後成為他們忠順的奴才。在最初，“此人對現狀不滿”，顯然還只是因為個人利益受了些“挫折”，未必就想有意識地進行反革命活動；但是，他既然在不知不覺中被反革命集團挑選為發展的對象，並加以利用，那末，以後也只需輕輕一拉，他就會完全跌進反革命的泥坑裏去的。

再看看歐陽莊給胡風的信，那就更令人不寒而慄了。歐陽莊給胡風物色的對象，是蘇州的一個共產黨員，而且就在市委工作。論對象，論環境，應該說對於他們都不是容易得手的。但是，他們看準一點：此人因自由主義“受了打擊”（即受了批評），可以“一試”；並且非常自信地把他提前引為他們的“同志”了。很顯然，這位自由主義者，在他毫未察覺的時候，在他被個人情緒燒得昏頭脹腦的時候，反革命集團已經暗暗瞄準了他，垂下釣鉤和香餌，單等他上鉤了。

在古老的傳說中，我們曾聽過非常恐怖的吊死鬼拉替身的故事。據說這種鬼嗅覺極靈，只要誰有輕生厭世的念頭在心裏一閃，他就跟踪而至，死纏活拉，一直到這個人最後真的上了吊為止。如今對照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活動，實在比那些惡鬼還可怕得多，因為惡鬼畢竟只找一個替身，而他們，是要無限制地擴充，把許多人拉進他們的集團，企圖陰謀顛覆人民的革命政權。

由此可見，在反革命分子的眼睛裏，自由主義者是“天生的尤物”，是隨時可以下箸的“醉蝦”。

也有人這樣說：“這些自由主義者真‘倒霉’，偏偏碰上了胡風！”言外之意，就是很為自己沒有“碰上”胡風而感到慶幸；而為那些已經“碰上”的感到惋惜。他們把碰上與否，完全看成是偶然的事，却不願意好好檢查一下自己，不願意正視這樣的事實：既然有反革命分子存在，他們就必然要“拉”一批人參加他們的集團；我們身上既然存在自由主義，也就是存在着被拉的因素，那就隨時有被拉走的危險，正如有膿瘡的地方總會

招來蒼蠅一樣。

自由主義是一種腐蝕、破壞革命的細菌，帝國主義者從來就像寶貝一樣歡迎它存在，希望它繁殖，並且還千方百計地把存在自由主義的人組織起來，成為反革命的後備力量。一九四八年司徒雷登在中國收買一批自由主義分子，對於知識分子應該是一次記憶猶新的教訓。現在情況和過去已完全不同，但敵人把我們內部的自由主義者看成是他們的救命仙丹，想利用他們來破壞我們的革命事業，這樣的企圖是從來沒有放棄過而且也是永遠不會放棄的。

毛主席早已向我們敲過警鐘，指出自由主義“是一種腐蝕劑，使團結渙散，關係鬆懈，工作消極，意見分歧。它使革命隊伍失掉嚴密的組織和紀律，政策不能貫徹到底，黨的組織和黨所領導的羣衆發生隔離。這是一種嚴重的惡劣傾向”。毛主席還指出：“自由主義是機會主義的一種表現，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衝突的。它是消極的東西，客觀上起着援助敵人的作用，因此敵人是歡迎我們內部保存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的性質如此，革命隊伍中不應該保留它的地位”。面對着今天血淋淋的事實教訓，再對照着讀毛主席對我們的指示，我們不能不慚愧、驚懼，我們有什麼理由把自由主義看成無關緊要的缺點，死死抓住它不肯放棄呢？

特別在今天，堅決地反對自由主義、清除自由主義，應該更迫切地提到我們的日程上來。我們的社會，正處在為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社會而奮鬥的過渡時期，我們要把多種所有制的經濟改變為單一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經濟。通過這個過

渡，我們要消滅剝削制度，要改造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在這個過渡時期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必然更加緊張，更加尖銳複雜。自由主義氾濫的地方，社會主義力量就會受到削減，二者針鋒相對，是沒有調和餘地的。

自由主義是資產階級的主觀唯心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他們把“自由”放在“唯我”的基礎上，認為一切都取決於他們個人的“意願”。他們排斥歷史必然性和社會客觀規律，認為“自由”就是“意志絕對化”，可以“恣意妄為”。而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自由就是人們根據對必然性的認識來控制客觀事物的過程，人的意識總是反映他所屬的階級的社會存在的。人越是先進階級的自覺的積極的活動者，就越能成為有個性的人。蘇聯人民和我國人民的革命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真理，當人們把自己的利益和集體結合在一起，為億萬人幸福的未來而奮鬥的時候，當人們認識了客觀事物的規律並掌握了它的時候，他們就是最自由的人。而把“我”作為宇宙中心，計較個人得失的人，受着“利己主義”支配的人，是最不自由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正像高爾基所講的，“只不過有像羊兒和王瓜一樣被自由的買來賣去的自由”罷了。

今天，在我們文藝界，篤信“自由主義”的人，也許已經沒有了，我們都以能夠成為革命的文藝戰士而自豪。我們都意識到我們的工作在思想鬥爭中的重要性，我們的職責是以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人民，打擊和粉碎一切反對社會主義的敵對思想。但是，作為一條“戰綫”來要求，作為一個“戰士”來要求，應該說我們還有許許多多亟待克服的錯誤。首先，自由主

義的毒菌，對我們的革命文藝過去曾起過和現在正起着嚴重的破壞作用。在我們的文藝隊伍中，有的人把文藝看作個人成名牟利的事業；有的人一心理頭“個人創作”，把學習馬克思主義看作“負擔”；有的人長期拒絕批評與自我批評，不願暴露自己的骯髒思想；有的人當面一團和氣，背後噉噉嚙嚙，亂說亂講；有的人甚且在槍聲響起之後，還站在那裏袖手旁觀，覺得“事不關己”。所有這些自由主義的現象，使得我們喪失了作爲一個革命者應有的敵情觀念和政治警惕性，給革命事業帶來了嚴重的損失。難道我們還能夠容忍它作爲“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繼續存在下去嗎？

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武漢
(“文藝報”一九五五年第十三期)

堅決克服自由主義傾向

許 邦 儀

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出：自由主義是一種危險的傾向。自由主義傾向實際上是起着援助敵人的作用。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人，可以和老虎睡在一起，也可以爲老虎服務。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人，反革命分子就可以把他看成是好朋友。譬如說，胡風分子就曾從我們黨內一些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人中間偷竊過機密文件，探聽到黨內的情況；並且胡風分子也曾把那些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人，對黨不滿的人，喪失警惕性的人選作爲可“爭取”的對象。

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說明了在我們黨內某些同志中間，確實是存在着嚴重的自由主義傾向。這種自由主義傾向已經使得某些同志在政治上逐漸腐化起來，以致辨別不清敵人和朋友。由於這種自由主義傾向的存在，就便利了胡風分子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動。胡風分子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人的掩護下，就可以存身立足，就可以“聯絡人”和“爭取人”。

我們有一些這樣的共產黨員，他們時常在嘴裏講對黨無限忠誠，而實際上對於危害黨的活動却熟視無睹，對於不正確的言論和行爲却泰然處之。有人親眼看到了一些壞人壞事，不但絲毫引不起義憤，甚至還隨聲附和一些人對黨不利的謬論，

或者有意無意地爲壞人壞事作辯護。有人往往爲了達到個人的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放棄黨的原則。他們是既不得罪張三，又不得罪李四；他們的願望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他們看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人是萬事都不在乎，只要天塌不下來。他們爲已經取得的勝利所陶醉。有人是只顧業務，不問政治，除了他們本行業務以外，黨內黨外所發生的任何重大政治事件都認爲“與我無關”。也有這樣的人，他們把“世故”看成是老練，把堅持黨的原則看成是“幼稚”。目前在我們黨內有某些同志由於自由主義的滋長，以致逐漸喪失革命熱情，麻木不仁，戰鬥的勁頭不足，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人，必然會喪失政治警惕性。他可以不負責任地隨便亂說，隨意進行“小廣播”，洩露黨和國家的機密；他可以在受到黨的批評或處分時，到處去找“溫暖”，找同情自己的人；他可以把敵人看做是“知己”，也可以對敵人採取寬容和漠不關心的態度。而對於黨的事業最危險不過的，就是喪失政治警惕。

共產黨員必須對黨忠誠。可是，對黨忠誠，不是抽象的，不是口頭上的，而是要具體地表現出來。對黨忠誠，這就是要充分的革命熱情，要有高度的積極性和責任感；這就是要堅持黨的原則，要以黨和人民的利益作爲自己言論和行動的最高準則。如果一個共產黨員不積極地參加政治生活，不去揭露壞人壞事，不去同壞分子以及一切損害黨和人民利益的現象進行鬥爭，而採取調和折中、得過且過、敷衍了事的自由主義態度，這就是對黨不忠誠的表現，這是同共產黨員的身份不

相容的。黨不能容許在自己的隊伍中有消極的人，有不關心黨和人民利益的人，有企圖同敵人和平相處的人。對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作爲一個共產黨員，更絕對沒有權利說：“這件事和我沒有關係。”同黨內黨外的一切壞人壞事，同黨內黨外一切損害黨的利益的現象進行鬥爭，這是共產黨員的義務。切實履行黨員的義務，這是共產黨員對黨忠誠的主要標誌。

自由主義是一種腐蝕劑，它是同馬克思主義根本對立的。自由主義是要人們放下戰鬥的武器，是要使人們在麻痺狀態中生活。黨的敵人最歡迎我們黨的隊伍中保留自由主義傾向，而我們黨是一貫地、堅決地反對這種惡劣傾向的。早在十八年前，毛澤東同志就曾專門寫了一篇“反對自由主義”的論文。他在這篇論文中，對於自由主義的各種表現、自由主義對黨、對革命事業的危害性和產生自由主義的根源，都作了深入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批判，並號召每個共產黨員克服自由主義傾向。毛澤東同志指示說：“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積極精神，克服消極的自由主義。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爲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確思想和行爲作不疲倦的鬥爭，用以鞏固黨的集體生活，鞏固黨和羣衆的聯系；關心黨和羣衆比關心個人爲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爲重。這樣才算得一個共產黨員。”事實上自由主義傾向曾經給我們黨的事業以重大的損害，如果不注意克服這種傾向，我們黨就不能鞏固和發展。在我們黨的歷史上以及我們日常的實際工作中，曾有過不少痛苦的教訓。可是，我們有一些同

志並沒有深刻地吸取教訓。這次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向我們尖銳地提出了警告：現在應當是堅決克服自由主義傾向的時候了。

（一九五五年七月五日“人民日報”）

自由主義分子是誰的好朋友

王 綱 亭

全國解放以來，我們的國家在各個戰綫上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我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所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革命事業，已在迅速地向前發展；我們逐步地培養和發展了人們的社會主義思想意識，逐步地改造和清除了一些人們從舊社會帶來的已經衰頹了的舊的思想意識。但是，由於我們的國家現在還處在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而在這過渡時期裏階級鬥爭是特別複雜和尖銳的，因而，各種各樣的非社會主義的思想意識，就必然會在我們革命隊伍的內部得到反映。其中極其有害的一種思想，就是自由主義。毛澤東同志曾教導我們說：“革命的集體組織中的自由主義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種腐蝕劑，使團結渙散，關係鬆懈，工作消極，意見分歧。它使革命隊伍忘掉嚴密的組織和紀律，政策不能貫徹到底，黨的組織和黨所領導的羣衆發生隔離。這是一種嚴重的惡劣傾向。”這就是說，自由主義對革命是一種腐蝕劑，它所造成的結果，必然會損害黨的團結，損害黨與羣衆的關係，而使革命受到嚴重的損失。因此，自由主義對於黨的團結和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危害是十分嚴重的。自由主義是反革命分子最歡迎的東西。所以，自由主義分子是誰的好朋友這一問題，我們革命的人必須

從根本上弄清楚；不然的話，我們就會在過渡時期複雜而尖銳的階級鬥爭中迷失方向。

我們要從根本上弄清楚自由主義分子是誰的好朋友這一問題，首先就必須明確認識自由主義的基礎（根源）是什麼。毛澤東同志曾經告訴我們說：“自由主義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產生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自由主義。”毛主席的這一段話明確地告訴了我們：自由主義的階級基礎是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物質基礎是私有制；自由主義的思想基礎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思想。因而，自由主義是私有制觀念的反映，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思想的一種表現形式。這種人雖然也學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但他們是以抽象的教條來看待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的；他們不願意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做為武器，來克服自己的自由主義，而是企圖兩者齊備，各有各的用處。所以他們雖然滿口說的是馬克思主義，但是他們在實際行動中却又是自由主義；或者對人是馬克思主義，而對自己則是自由主義。他們的一切都是從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思想出發的，而與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思想採取對立的態度。提高到高度的原則上來認識，這種思想實質上就是一種卑鄙無恥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自由主義思想不僅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會造成極大的損害，而且會使自由主義者自己在政治上墮落腐化甚至身敗名裂。

大家都知道，我們國家在過渡時期所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從經濟上來說，是要逐步地消滅一切

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從思想上來說，是要逐步地改造和清除人們思想意識中的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思想，培養和發展人們的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思想。因此，一切從個人主義出發的自由主義思想，都是同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根本不相容的。這種思想發展到嚴重的地步，必然要反對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一切自由主義者，發展到嚴重的地步，就都有可能成為反革命分子“拉攏”、“爭取”的對象，而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我們明確地認識了自由主義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思想的一種表現形式，是與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思想根本對立的東西，那就可以知道，自由主義分子是反革命分子所歡迎的，是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那末，反革命分子為什麼最歡迎自由主義分子呢？這一問題，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過：“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鬥爭，因為它是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利於戰鬥的武器。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應該拿起這個武器。但是自由主義取消思想鬥爭，主張無原則的和平，結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風發生，使黨和革命團體的某些組織和某些個人在政治上腐化起來。”這也就是說，革命是件非常嚴肅的事情，我們每一個革命者，都要掌握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對自己和別人的錯誤思想和行為展開不調和的鬥爭。只有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團結的目的，才能使大家共同認真負責地把革命事業推向前進。我們每個革命者都應該把批評與自我批評當作自己前進的動力。可是，在我們革命隊伍裏有些自由主義者對黨、對人民、對革命事業採

取了不負責任的態度，他們把革命看成是達到個人目的的手段，把批評與自我批評庸俗地說成是彼此“揭短”、“相互痛罵”、“破壞相互的感情”；或者是錯誤地把批評與自我批評看成是“打擊別人”。因此，這些人不願意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甚至反對與拒絕批評與自我批評，取消思想鬥爭，主張無原則地保持一團和氣。

自由主義是有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的，從這次“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學習中所暴露出來的自由主義來看，主要有下列幾種表現形式：（一）對組織對領導有意見，當面不說，背後亂說；或者開會不說，會後亂談，有意或無意地破壞組織與領導的威信，用這種卑鄙無恥的手段來打擊領導，抬高自己。（二）無原則地感情用事，保持一團和氣。平時相處明知彼此都有缺點和錯誤，但在會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時，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既不檢查又不批判，對別人的缺點和錯誤也既不揭露又不批判；就是有些檢查和批判，也是雞毛蒜皮的一些小事，而對主要的缺點和錯誤則不肯說。這種人所抱的互不得罪、互相包庇、互相吹噓的態度，是既有害於團體，也有害於個人的。（三）對黨、對人民、對革命事業不負責任。平時見到損害黨和羣衆利益的行爲，不聞不問，聽之任之；或者是“聽了不正確的議論也不爭辯，甚至聽了反革命分子的話也不報告，泰然處之，行若無事。”或者是“辦事不認真，無一定計劃，無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過且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總之，這種人就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爲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事實上，這種人是在原則問題上缺乏明確的階